肖全摄影“我们这一代”：老了才好看

文/ 孙琳琳《新周刊》

【编者按】肖全，摄影师，1980 年开始拍照至今。于 5 月 16 日在雅昌（深圳）艺术中心进行了题为《我们这一代》的讲座，肖全说：“1996 年到 2014 年的 18 年间，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这些照片恰恰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激情荡漾的年代。我很庆幸自己既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又是见证人。”在他的镜头下，有各种明星群体，可以称之为一代人的偶像。不觉间，他也成为我们这一代的偶像。

114 位“我们这一代”的肖像挂在墙上，你认出他们的脸，就认出了 80 年代。

在没有朋友圈和网络视频的 80 年代，诗人是油印的铅字，歌星是翻录的磁带。透过肖全的镜头，人们才第一次将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”跟窗边戴古怪帽子的顾城联系在一起，才看见新长征路上蒙住崔健双眼的那块红布。若要选出对中国文艺青年影响最大的摄影书，《我们这一代》必定中选。自 1986 年至 1996 年的十年间，肖全奔走成都、武汉、长沙、杭州、南京、上海、北京、西安、广州、深圳、重庆、海口、苏州、贵阳、昆明，为 114 位文化精英留下影像。

时间进入 2015 年，“我们这一代：历史的语境与肖像”在成都当代美术馆将 114 个人的青春和盘托出。艺术史学者黄专曾说：“80 年代是想象和记忆的混合体。”这个展览，正是验证想象和记忆的机会。“我们这一代”中，一些人已逝，一些人改行，一些人成了腕儿，但所有人都已不是过去那个相。2007 年，张晓刚曾劝肖全再拍“我们这一代”的续集，但他终于没有做这件事，而是让影像凝固在 80 年代。

“我有一个朋友说，毕加索老了才好看，马尔克斯也是老了才好看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再老一点更好。”肖全说。

30 年过去，朋友变老了

照片变好看了，你可能不喜欢一张照片，但不可能不喜欢青春。

策展人吕澎将展览分成肖像和语境两部分，除了 114 个人的照片，还有肖全拍摄的社会影像。不过，即兴散漫的社会片段抓取并未如他所愿形成“历史的语境”，最吸引观众的仍然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。而且这次，艺术家成了主角。

摄影家肖全

“我当年拍了很多艺术家朋友，周春芽、叶永青、毛旭辉、曾梵志、毛焰，很多人都没放进书里，原因是当时的出版商说：又是画画的！又是画画的！1993 年当代艺术还不行，他们的画才两三千块钱一张，出版商就觉得画画的不重要。”

《我们这一代》于 1996 年结集出版。2014 年，新版《我们这一代》将当代艺术家悉数收录。“今天的出版商不可能把他们拿掉。”肖全补充道。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赶来捧场，来看自己 30 年前的屌丝样，也凭吊 80 年代的苦与乐。许多人认不出照片里的张晓刚，问：是不是你？“那会儿的人就是那种状态。”他说。

肖全把翟永明拍得一如何多苓为她所画的肖像，羞怯又警觉。翟永明觉得这张照片很准确：“我就是那个样子，当时的神态、神情都是 80 年代的感觉。”王广义当时并不喜欢肖全随手抓拍的他：“主要是照得有点儿老，现在看还是挺年轻的。”即兴的辞职、偶然的展出改变了王广义的一生，在成就的这头回望 80 年代，他承认肖全镜头里的那个自己还不赖。

1992 年 5 月，叶永青在昆明毛旭辉家的过道里帮忙翻找作品，被肖全抓拍了一张。“当时觉得这张照片把我照得又凶又老，但今天再看还是一张很年轻的脸。”

人人都赞美 80 年代的状态和感觉，什么是 80 年代的状态和感觉？那是信仰缺失的怅惘，是求知求新的渴望，也是两手空空的孤独。80 年代让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层光彩，过去认为不好看的照片，今天也变得耐看了。

易知难和 80 年代一起消逝了

1989 年，诗人钟鸣、赵野主办了民间诗刊《象罔》，第二期封底是拍摄于 1963 年的庞德肖像，78 岁的美国诗人独自站在威尼斯的石桥上。图说写道：“理解来得太迟了。一切都是那么艰难，那么徒劳，我不再工作，我什么也不想做。”

这张图与这段话决定了日后肖全的道路。他开始像朝圣者般虔诚拜访当年的文化精英，也像警察记录罪证一样急切地按着快门。《象罔》第四期随即推出肖全摄影专集“我们这一代人啊”，此后肖全的工作和命运就与摄影计划“我们这一代”紧紧相连。他的照片是一座关于 80 年代的记忆宫殿，想象和记忆就在其中循环播放。“当年我为这些人拍照，就是想拍出庞德肖像那样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的照片。”图像泛滥时代，肖全早已停止了“我们这一代”的创作。“现在时尚杂志用大片的方式去拍艺术家，弄得极度奢华，是为了杂志，而且很可能艺术家也觉得今天的气氛和身份适合这样的照片，也同样喜欢。”肖全说。

肖全把每一次拍摄都当成交朋友的机会，他拍谁就义无反顾地成为谁的粉丝，甚至爱上对方。“如果说 1980 年父亲给我的相机成了我的武器的话，母亲则给了我一个法宝，这个法宝就是我从她身上学到的真诚、善良和谦卑，我用这个法宝走南闯北跟世界各地的人打交道，他们都很喜欢我，我赢得了这个世界的爱。”

在 114 位“我们这一代”之中，有一个最不知名却美得惊心动魄的女人——易知难。据肖全的回忆，她是 80 年代的歌唱演员，为养活在北京舞蹈学院进修的丈夫而辛苦工作，却没人知道她唱过什么歌。肖全在易知难的琴房里捕捉到她眼含热泪默默抽烟的瞬间，“连着拍了好几个胶卷，中间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”。这张照片成为易知难在公众领域的惊鸿一瞥，并流传至今，此外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。“她身上有一种社会主义时期特有的美，犹如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的女主角。后来的美女要么被美国化了，要么被日韩化了。”张晓刚说。大家总想寻找易知难，或至少是易知难式的女孩，遗憾的是，那种美丽、那种忧伤和那个姑娘，都已随 80 年代一起消逝了。易知难还生活在成都，但就连她自己也早已不是易知难了。可以追忆的只剩照片，易知难如是，“我们这一代”亦如是。

“80 年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起点。”叶永青说。那之后艺术家出国又回归，市场井喷又衰落，新的诱惑和新的失望交替循环。为什么坚持，想一想当初——周星驰的人生体悟也送给艺术家。